

Issue

32 | INDIGENOUS SIGHT

| IPCF雜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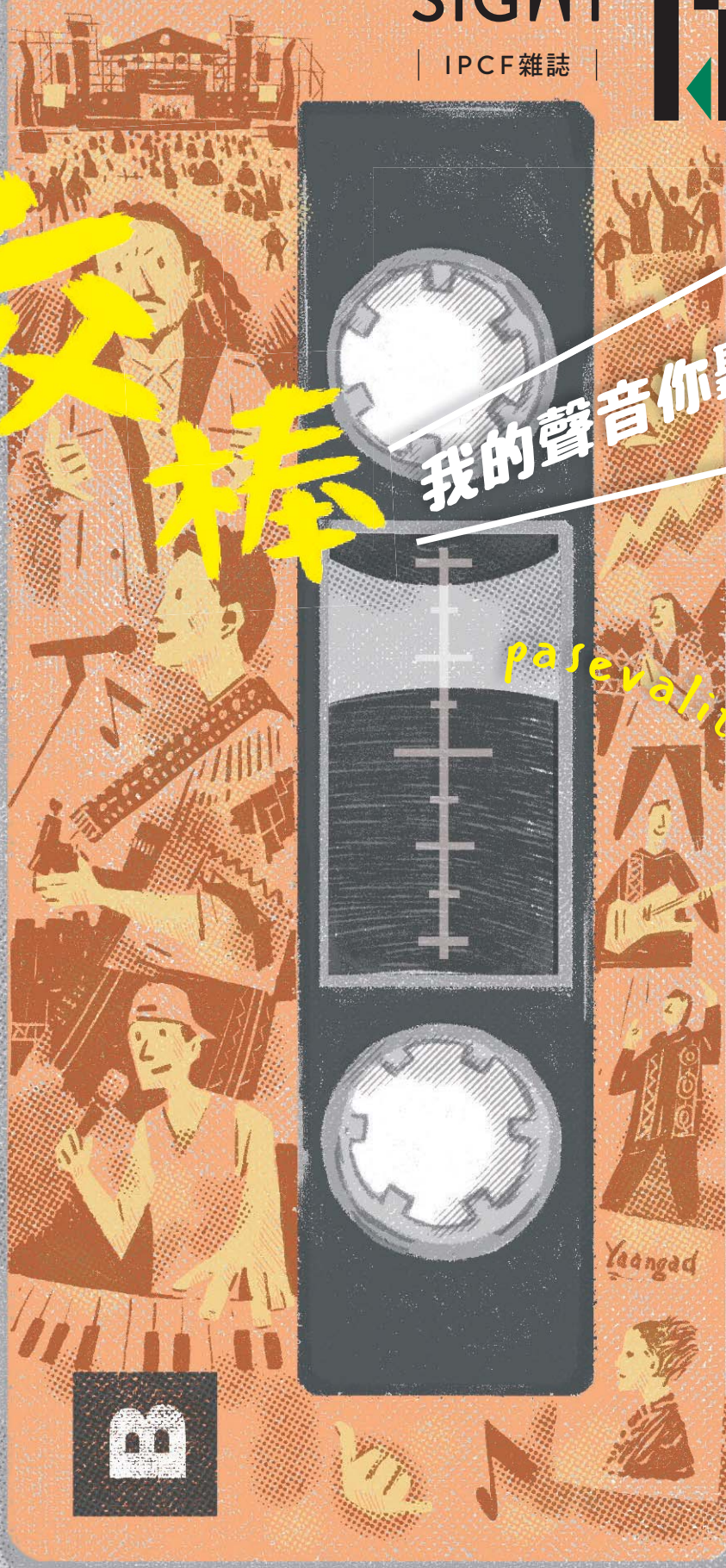
次
林

我的聲音你聽得見

pasevolit

ulja lemaqdasun ta ulingay

Yaangad



世界
看
原
住
民
族
的
角
度



世界
INDIGENOUS
SIGHT

IPCF
雜誌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inSight.ipcf.org.tw

maqaquyash puil sa mita wa Thau a kazakazash

歌唱留下我們的文化

minakamakthin turu a qamishan lhmazawan iaku matash sa quyash, 2017 a kawash ianan iaku mu' apaw sa makintata wa Thau a quyash. maqa iaku isa mapushaz lashpaat a qamishan matudahip sa Yuan-in-siaa numa mafazaq iaku milhalhilhi ifafaw sa kalapaw maqaquyash, numa tantuqash makathu iakin shaila sa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quyash, sa izai a kalawan, mathuaw iaku mangqtu sa thuini antu tataal a tilhaz a kalawan.

tu kahiwan ladadu ya ianan sa mu' apaw a kalapaw, numa tatata wa thau mathuaw madanul ashaila, numa itia tu suma wa ianan, numa maqaquyash a shaila sa tunaw mashtay masa mathuaw malhinuna wa lalawa wa kalawan. tu kahiwan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quyash antu lamanasha mu' apaw, maqa thuiniza antu tataal numa ianan mu' apaw sa miniahala inai a thau, numa thuini a shpuut mabrith mriqaz sa izai a Thau a kazakazash, numa mathuaw thuini parhaway a miniahala inai a thau ianan sa tunaw munai matash sa Thau a lalawa, numa pahiburan sa shpuut a quyash, mathuaw miazai sa thuini a quyash.

kanuniza ya itia sa puil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qbit a quyash, sa izai mathuaw iaku mabrith mriqaz a kalawan. tu kahiwan miniahala inai a thau antu pinatash, numa muqay pasain malhalhinuna numa maqaquyash palhituz, apuil sa kahiwan a tanatuqash pinalhinuna wa lalawa, numa malhinuna mu' apaw sa kahiwan ininthewan a kalawan, numawan pataqal min' thuini mathuaw mabrith miakuza wa qali. ya miazithu tanatuqash iania sa palhituz Thau a quyash, amaqa shduu maqaquyash ita, numa thuini a parhaway mani pasain mara' in a lushkin amaqaquyash sa izai a quyash, ya kahiza wa thau amaqa shduu kmilhim ita ya maqaquyash a lushkin.

sharaqian thuini ianan sa manasha wa dawaz sa saran numa sasaas lalawa wa aniamin, kanuniza mushnaw iaku mriqaz makanay a shaila, maqa shduu mapalhalhituz numa palhalhituz sa rima, numa mathuaw ianan mani malhalhinuna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kazakazash a lalawa numa kahiwan a lalawa. Thau a quyash, itia sa sas sa Thau a kazakazash numa ya antu mafazaq sa Thau a lalawa wa thau shduu mani pinfazaq sa Thau a kazakazash. numa Thau a quyash miazai sa farukuz, antu muqay palhituz sa Thau a kazakazash numa lalawa, numa mani shduu pusuun ya tu suma wa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qbit, mathuaw ita mapakaqitan.

我從13歲開始寫歌，2017年發行第一張邵語專輯。我會站上舞臺唱歌，是因24歲加入原音社後，前輩帶領我演出原住民族歌謠，這些經歷也讓我對不同世代的背景差異感受更深。

上個世代的露出平臺少，每個人都非常把握表演的機會，包括社會運動的場合，音樂表演也是一種鼓舞士氣、表達議題的方式。但過去族語音樂實屬少見，隨著社會風氣開放、原住民族地位提升，再加上國民日益重視本土文化，新生代的原住民有更多能量以族語創作，並結合華語音樂，讓曲調更符合現代流行的形式。

但有沒有「留下」屬於原住民族的歌曲，更是我關注的重點。過去，原住民沒有文字，以口傳或歌唱的方式，保留祖先的看法與叮嚀，也描述出當時的生活情景，成為族群珍貴的歷史紀錄。就是因為祖先一代一代傳承音樂歌謠，我們才能吟唱；新生代也必須要大聲歌唱，後輩才能從歌聲中找到我們。

雖然現代有更多網路行銷與傳播的工具，但我更喜歡現場演出，實際與觀眾接觸能提升互動溫度，也更有時間、空間述說原住民族文化的故事。原住民歌曲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是具有文化傳遞的意義，能夠讓不熟悉族語的人，以輕鬆愉快的方式，了解更多族群內涵。音樂、歌曲就像是橋梁，不僅傳承了文化與訊息，也串聯起不同族群，讓我們更加團結。

naur kazash a kalangkan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執行長



INDIGENOUS SIGHT

Issue

32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Maraos 瑪拉歐斯
總編輯：Magaitan 瑪蓋丹
統籌：孫琳鳳、希給·梧梅
編輯執行：曾瓊慧 Lovenose、賴星羽 Bali
美術統籌：賴星羽 Bali
地址：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郭柏均、黃淑芬、李珮綺、賴以玲
美編：張為舜
族語翻譯：馬月琴（達悟族）、蔡麗綉（邵族）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封面圖片：林家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



pasevalit: ulja lemandasun ta uljingav

- 01 **編輯觀點**
maqaquyash puil sa mita wa Thau a kazakazash
歌唱留下我們的文化
- 04 **交棒——為我們挺身而出**
- 26 **物件看現在**
原住民的音樂正在成為主流！
- 28 **國際視野**
淺談藍調音樂
- 30 **國家vs.部落**
淺談私有古物的提報 / 指定與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工作





06

滿載音樂細胞與酷炫視野
Matz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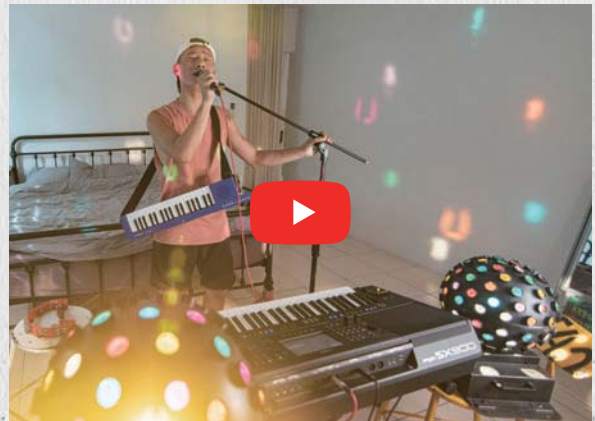
10

母語音樂重磅來襲
BOXING



14

承擔文化傳承使命的音樂人
Suming舒米恩



18

在YouTube唱卡拉OK
Ponay的原式cover



22

一手拿畫筆、一手彈吉他
陳世川



交棒

我的聲音你聽得見。



pasevalit: ulja lemandasun ta uljingav

曾經在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原住民族，一度迷失了自我、流失了語言、散失了文化，但在沒有語言藩籬的音樂中，原住民青年重新找回對族群的認同及歸屬感，也創造群體一致的頻率及共鳴。

我們以聲音讓大眾注意到我們的價值，用歌曲讓社會關注我們的處境。站上舞臺，聲音魅力就是我們最大的武器，這股力量將散播到每一處角落，融入每個人的生活，傳遞我們的故事。

註：pasevalit: ulja lemandasun ta uljingav，排灣族「交棒：願你聽到我的聲音」之意。




Matzka

為母語音樂換上雷鬼新裝

滿載音樂細胞與
酷炫視野

我們的文化、語言其實非常酷炫，用自己的文化做音樂，是能讓大家喜歡且接受的。有很多前輩也在做這件事，只是我是比較幸運的那一個。



11年前，Matzka 組團發行首張專輯，旋即拿下第 22 屆金曲獎最佳樂團的肯定，從此一戰成名。他將帶有原住民韻味的雷鬼音樂，躍上主流樂壇，也讓大家愛上這位來自臺東排灣族的創作鬼才。

文／陳怡如 照片提供／十一音樂 ELEVENZ MUSIC

頂著招牌辮子頭，以粗獷的嗓音唱出別具特色的臺式雷鬼歌曲，這獨特的氣質，讓人一眼便能辨認，「他是Matzka！」

Matzka的音樂融合雷鬼和原住民古調、嘻哈、搖滾、爵士等曲風，一切是如此渾然天成、毫無違和，讓人不自覺跟著音樂搖擺、律動。豐沛的創作能量看似與生俱來，但讓人意外的是，Matzka竟是半路出家，大學三年級加入吉他社後才開始接觸音樂，26歲才第一次在比賽嶄露鋒芒。

從一位電動迷誤打誤撞踏入音樂圈

雖然音樂是部落的日常，族人們信手拈來都是美妙旋律，但Matzka卻從沒想過要學樂器，他大笑：「因為以前我的夢想不是做音樂，而是做電動玩具！」身為重度遊戲控，早在6歲就對電動著迷，直到現在已年近不惑，每天仍固定要打2小時電動，還曾創下72小時未離開電腦的瘋狂紀錄。

只是還沒如願踏入電動圈子，Matzka受到愛跳舞的表哥影響，在高中加入熱舞社，各類型街舞全都難不倒他。後來因為舞團成員都去當兵，沒人作伴而中斷跳舞，但極佳的律動感培養他以身體「聽」音樂的習慣。

上大學後，就讀夜間部的Matzka，想在課餘時間找地方待著，而加入吉他社。但為什麼會選吉他社？Matzka爽快地回答：「因為社辦有冷氣。」有次在餐廳駐唱的學長找他代班，Matzka發現有錢可賺，從此開始駐唱表演，也在那時候動筆寫歌。

對雷鬼一見鍾情，最能做自己

2008年，Matzka看中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的首獎有30萬元，便和朋友組團參加原住民母語組，「這筆錢可以讓我繳學費、付房租。」Matzka從小由奶奶帶大，使用母語不成問題，他融合雷鬼、族語和原住民歌謠，寫出

〈Mado Vado〉一歌，耳目一新的創作不僅拿下首獎，也成為他的出道代表作。隔年，樂團又以這首歌，奪下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的海洋獨立音樂大賞，並接著於2010年發行第一張專輯。

雖然Matzka與音樂的第一步接觸純屬巧合，但他對待音樂絕對是無比認真，而這一切源自於對雷鬼的熱愛。他記得有次練團時，聽見櫃臺播放雷鬼歌手Matisyahu的唱片，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非典型的雷鬼音樂，Matzka分享：「他在雷鬼的基礎下融合很多不同的音樂，形成一套風格，整個氛圍、節奏非常吸引我，很酷！」對雷鬼一見鍾情後，他開始深入研究，也造就出〈Mado Vado〉。出道11年，嘗試過各種音樂風格，「但在雷鬼裡的我是最輕鬆自然的狀態。」Matzka說。

樂團發行兩張專輯後，合約到期，團員們紛紛回到家鄉臺東，Matzka則在2015年單飛出輯。他說，「以前組團時年紀輕，很多事都不知道，所以也不害怕，4個人在一起可以玩很多東西。後來剩我1個人，雖然沒有那麼多好笑的事情，但多了一些自由，可以和不一樣的音樂人合作，是截然不同的環境。」

靈感從生活而來， 讓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這些年，Matzka寫了多首母語歌，他會端看歌曲情境，選擇適合表達的語言。「用族語創作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不喜歡背著社會期待的包袱，重要的是自己喜歡、音樂好聽，音樂本來就不該用語言區分。」Matzka說道。

他的創作靈感源自生活，從歌曲就能看出他對原住民族議題的關懷。像是〈No K〉點出原住民語言流失問題、〈台東帥哥〉暗喻原住民北

上都市而遭受的歧視、〈哎一〉講述土地流失危機、〈嗚哇嗚〉則唱出都市原住民女孩濃濃的思鄉之情。

「這就是我的生活啊！其實很多人遇到的情境都差不多，我用原住民的身分唱，你也可以用客家身分詮釋。我希望傳達出『大家都是一樣的』，我們遇到一樣的情景，可以互相勉勵、分享，畢竟每個人生活在這地方都不容易。」Matzka侃侃地說明自己的創作理念。

其實10年前樂團獲得金曲獎項時，母語創作雖然在流行樂壇綻放光芒，但仍屬少見。Matzka真摯地說，「我們的文化、語言其實非常酷炫，用自己的文化做音樂，是能讓大家喜歡且接受的。有很多前輩也在做這件事，只是我是比較幸運的那一個。」





走出低潮，回到做音樂的原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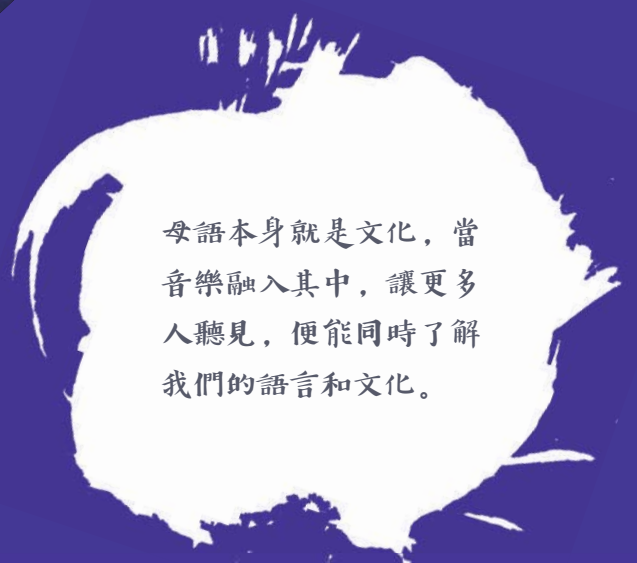
Matzka的音樂不僅在臺灣聲名大噪，在國際也獨領風騷，但其實Matzka也非一路都如此順遂。在2020年發行第三張專輯《回到原點》前，他曾歷經很長的低潮期。一方面他走出舒適圈，開始為幫別人寫歌，當對方一改再改時，他不免覺得，「怎麼做音樂很像服務業？」另一方面，他認為自己沒有故事，面臨創作卡關的瓶頸。

於是他索性抽離音樂環境，回臺東裝修房子，整整半年不碰音樂。「讓自己想念它，當你再去碰觸它時，你會舊情復燃。」Matzka看遍江湖後，最終寫出〈回到原點〉這首歌，歌詞也寫出他的心境：「人總是現實裡滾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2008年的我，就像一張白紙，什麼都不知道，想法天馬行空，連這個和弦會和那個和弦打架都不管，只仗著自己的勇敢。現在老了，總是擔心這個、擔心那個，我希望可以回歸最簡單的自己，然後做我想要的音樂。」Matzka真切地說出自己的想法。

除了音樂，Matzka也要讓生活回到最舒服的狀態。他從高中就獨自北上念書，接著上大學、工作，轉眼過了20多年，在忙碌時一年只回臺東兩次，「以前給都市這麼多時間，接下來想多留一點給家鄉。」Matzka預計未來將會有更多以部落生活為創作題材的作品，「臺灣很酷，只是大家都沒看到。」就像他的音樂，總是能在多元融合中，展現獨一無二的爽快力道。





母語本身就是文化，當音樂融入其中，讓更多人聽見，便能同時了解我們的語言和文化。

母語
樂重磅來
JAY
樂



BOXING 樂團自 2010 年正式成軍，多次征戰音樂比賽榮獲大獎，擁有「臺灣首支原住民拉丁饒舌樂團」稱號。他們的歌曲，堅持保有母語創作，希望讓外界看見原住民音樂的生命力。

文／唐祖湘 照片提供／野聲音娛樂有限公司

BOXING 樂團由屏東排灣族部落的 3 對兄弟檔組成，雙主唱葛西瓦與好樂迪，以及吉他手阿六、貝斯手洛克斯是兩對表兄弟，加上後來加入的吉他手曉明、鼓手曉龍，成為現在 6 人的編制。他們創作出許多琅琅上口的歌曲，曲風融合拉丁、搖滾、饒舌、嘻哈等，在流行樂壇獨樹一格。

渾厚嗓音讓人血液沸騰



2011 年，BOXING 因在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獲得「海洋音樂大賞」而一鳴驚人，但他們的音樂路並未立即平步青雲，團員仍靠著打零工、做粗工，以求得溫飽。直到一次的酒吧演出，恰好被也在現場的張惠妹相中，BOXING 跟著張惠妹在 9 場世界巡迴演唱會的舞臺演出，漸漸唱出名聲；2015 年，再以族語專輯《野生 Boxing》，一舉抱回最佳新人獎，引起樂壇關注。

BOXING

受外國歌曲啟迪， 再融入自己的語言

以母語創作音樂的BOXING，對音樂的啟蒙來自於部落耆老。過去沒有智慧型手機及電腦，小孩子總是圍繞在長輩身旁，聽著他們彈唱。葛西瓦分享，「以前除了聽傳統歌謠，也會聽很多1980年代的搖滾樂團，像Bonjovi、AC/DC、槍與玫瑰、大人物合唱團等歌曲。」曉明補充，從前在部落或教會聽到長輩唱古調，會試著用自己擅長的樂器伴奏，哥哥們在一個小小的空間一起唱歌，氛圍讓人嚮往，「或許從那時候開始，潛藏在血液的樂團魂，就悄悄埋下種子了。」

由於隔代教養的關係，6人的族語都非常流利，因此對母語創作總躍躍欲試。阿六表示自己會聽著國外歌曲的節奏，試著用加入族語，「以前中文文筆不太好，用母語創作最快，而且跟喜歡的音樂搭配感覺很不錯，就開始嘗試母語寫歌或改編傳統歌謠，用國外音樂的玩法試試看！」

除了會玩音樂，BOXING也個個是拳擊高手。洛克斯指出，家族都學過技擊類，如摔角、

跆拳道、拳擊、自由搏擊，而且一代傳一代，像他國小打拳擊是為了拼獎學金，減輕家裡負擔，但後來發現練拳可以增加自信，學會如何面對恐懼，還能訓練節奏感，對音樂幫助很大。好樂迪認同地說，「組團後，我們有些人仍維持白天工作、打拳的習慣，晚上再練團。」音樂與拳擊已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從生活取材、為部落發聲

回想當年組團的契機，6位異口同聲：「因為想參加貢寮海洋音樂季啊，那可是玩樂團最高的殿堂！」為了築夢，成員二話不說到北部闖蕩，做工維持生計，在適應都市生活節奏的過程，也鬧過不少笑話。「路牌太多記不得，只好看建築物辨識」、「出門都要錢，只有呼吸免費」，團員們此起彼落地自嘲那段難熬的日子，但為了音樂和夢想，仍然堅持下去。

所幸BOXING遇到伯樂張惠妹，有越來越多的表演機會，也讓生活更加穩定。2014年，BOXING發行第一張專輯，同步推出排灣族語《野生Boxing》與中文《Boxing》兩種版本。好樂迪想出，專輯創作大多來自生活周遭好玩有趣的故事，從「都市」和「部落」兩種角度詮釋，「如果要說專輯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真實吧！」



同時發行兩種版本的理由很簡單，他們認為喜歡聽英文歌的人，會因為興趣而主動了解歐美文化，那寫出好聽的母語歌，應該也能吸引非原住民族群的人認識原住民文化。阿六強調，「母語是我們擅長的語言，中文是想讓大家更認識我們，兩種都有想表達的故事。」曉明認為，「母語本身就是文化，當音樂融入其中，讓更多人聽見，便能同時了解我們的語言和文化。」把自己的文化故事和喜愛的音樂曲風融入在作品中，就是BOXING的獨特魅力。

回想第一次製作專輯，加上張惠妹身兼老闆與專輯製作人，對品質的要求極為嚴格，阿六笑說：「最辛苦的應該是錄音，大家都是第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既害怕又害羞，還好老闆一直鼓勵我們，教我們很多錄音跟唱歌的技巧。」曉明則表示交Demo的過程最難熬，因為連續修改、重錄很長一段時間，精神上面臨很大的挑戰，但成果出來後超有成就感，「終於有這麼一天，可以將屬於自己文化的作品在社會上問世。」

疫情過後，要以音樂療癒人心

成軍滿10年，每場演出都有難以抹滅的意義，但出道那年的貢寮海洋音樂季，讓阿六感受最深刻。當年因受肯定而拿獎，團隊有了明確的目標，後來又被張惠妹帶上小巨蛋，震撼教育讓他們上了一課，也更深切明白專業態度的重要。「把每一場演出都當作最後一場的態度，讓我們對音樂有很大的啟發跟改觀。」阿六說道。

洛克斯分享，張惠妹經常鼓勵他們，要多看別的樂團及藝人演出、多和別人分享喜歡的音樂，「有一次老闆帶全公司到日本旅遊，參與當地一年一度大型音樂節，現場來自各國獨立樂團和流行音樂樂團歌手的表演，真的讓我們大開眼界。」親眼看見許多優秀樂團前輩演出，更激勵他們要創作好的音樂，感動他人。

受疫情影響，BOXING這陣子無法公開露面，很多粉絲都敲碗關心他們的動態。葛西瓦表示，團員一直都在寫歌、練團，接下來會發行迷你專輯，他也預告，「新作品風格將不太一樣，可能有些碰撞，很像拳擊場上的我們喔！」團員由衷希望疫情陰霾能盡快消散，並期待推出新作品和大家見面，同時他們也期許能舉辦大型演唱會，在這讓人悶壞的時期，用音樂療癒人心，再度感受音樂奔騰的快樂。



舒米恩

舒米恩

Suming

Suming

歌曲如果禁不起時代考驗，就會遭到淘汰。要怎麼樣才能在這時代被記錄下來？唯有活在當代的狀態裡，才有機會成為別人的記憶。



曾獲得金曲、金馬雙金的 Suming 舒米恩，將傳統音樂轉化為當代形式，並藉此傳遞部落文化。他舉辦「海邊的孩子」演唱會、催生「阿米斯音樂節」，一場場的溫柔革命，正為家鄉帶來改變。

文／陳怡如 照片提供／米大創意有限公司

2016年的金曲獎現場，全場屏氣凝神，等待年度最佳歌曲獎落誰家。結果由Suming的阿美族母語歌曲〈不要放棄〉奪下大獎，這是金曲獎舉辦27屆以來，首次有原住民歌曲獲獎。

能唱也能演的Suming，不僅得過金曲和金馬獎項，也曾榮獲總統文化獎。其實從高中到24歲組樂團前，他就已經是音樂比賽的常勝軍，Suming笑說：「我從來沒輸過！以前我沒有去打工，因為我都靠比賽賺錢。」

用音樂發起部落的溫柔革命

從模仿開始， 征戰大大小小的比賽

Suming在臺東都蘭部落長大，6歲在教會學會彈鋼琴，求學過程一直是學校樂隊成員——國小拉手風琴、國中吹小號、高中吹豎笛，大學則是吉他社成員。Suming說自己從高二開始創作，「因為豎笛通常是配角，我就想幫這樂器寫首曲子。」後來，同學發現他會寫歌，便央求Suming把情書寫成一首歌，要送給心儀的女生，這也成了Suming開始寫中文歌曲的機緣。

與音樂緊密相連的Suming，為了賺獎金，征戰無數音樂比賽且戰無不勝。他謙虛地說，「與其說我有創作天分，不如說我很會模仿，蔡健雅、周杰倫、張震嶽，都是以前影響我很多的歌手。」

承擔文化傳承使命的音樂人



考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後，因為經濟問題，Suming在大三休學、當兵。在部隊遇到同為原住民、也會彈吉他的阿新，兩人一拍即合，決定一起組樂團。於是，圖騰樂團在2002年正式誕生，Suming也從這時候開始創作族語歌。

回部落找「我是誰」， 開始對文化有感

「不會說族語的情況，大概在我們這代最為嚴重。」Suming表示，大學常有同學好奇問，「你是原住民，那你會唱原住民的歌嗎？」偶爾也會

因身分的不同，感受到他們羨慕的眼光。「他們覺得我很不一樣，尤其我們在藝術圈子裡，氣質越特別越有優勢。但其實我什麼都沒做，所以這讓我想摸索原住民的身分，哪裡讓人稱羨？」於是，Suming開始頻繁地回部落，尋找「我是誰」的答案。

大學一年級，Suming第一次認真參與部落的豐年祭，從中慢慢學習傳統歌謠。組團後，因團員都是原住民，啟迪Suming以族語創作，並向爸爸重新練習母語，「一開始真的就是一個、一個單字間。」Suming說道。

原先與伙伴只是玩團性質，直到2005年圖騰樂團拿下指標性的海洋獨立音樂大賞，才被唱片公司相中，正式踏上音樂路。那段時期，美麗灣、都蘭鼻的開發案，逼得族人無奈走上抗議之路，Suming則以音樂表達心聲，像是輕柔醉人的〈別在都蘭的土地上輕易的說著你愛我〉，乍聽以為是情歌，寫得卻是美麗灣開發案。Suming沉重地說，「都蘭周遭被9個BOT案包圍，那個壓迫感很強烈，這些能量讓我轉化成創作，〈很趕〉和〈約翰淑敏〉都是這樣誕生的。」

帶年輕人認識傳統文化，不讓階級訓練中斷

Suming不僅是創作者，更是文化傳承的使者。眼見部落Pakalongay（12到20歲的青少年）訓練，受限於經費而漸趨鬆散，於是他從2008年舉辦「海邊的孩子」演唱會，除了設立上臺演出的年輕人得先學習傳統文化的門檻，也將演唱會收入全都用於Pakalongay訓練，年年舉辦演唱會，直到近兩年因疫情才中斷。

「我帶孩子的作法和長輩不一樣。」Suming形容訓練就像夏令營，「我們沒有課表，天氣好就到海邊教他們潛水、撿貝類、撒漁網，天氣不好就在房內彈吉他、唱歌、烤肉。」



這些年，Suming至少教導百來位孩子，Mafana樂團的主唱及鼓手也是其中一員。鼓勵年輕一輩站上舞臺之餘，Suming也帶孩子們出國表演，「讓部落年輕人知道，只有走出去才會發現世界很大。」和小朋友相處的過程，他同時發覺孩子們非常著迷韓團舞曲和電音，「我除了看到外來文化的衝擊，也察覺原住民沒有跳街舞的歌，這就是創作人能切入的地方。」

Suming在2010年發行第一張個人專輯，裡頭收錄以母語創作的電音舞曲〈年輕人〉、〈美少女〉，在部落颳起一陣旋風。他認為，「歌曲如果禁不起時代考驗，就會遭到淘汰。要怎麼樣才能在這時代被記錄下來？唯有活在當代的狀態裡，才有機會成為別人的記憶。」

打開文化雷達， 造就最大的原住民音樂節

2013年，Suming創辦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的「阿密斯音樂節」，讓文化的當代性更強烈，沒想到第一屆音樂節就吸引7百多人參加。Suming笑

說：「我和族人們都嚇壞了，原本以為只會有3百人左右，因為都蘭從來沒有過那麼多人，而且還是為了原住民而來，大家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不靠官方贊助，也沒有明星站臺，音樂節卻越辦越大。2019年的音樂節，至少有30個部落文化單位參與，還有其他國外表演團體也到此演出，參與人次高達8千人，如今已是臺灣規模最大的原住民音樂節。Suming坦言，舉辦音樂節最大的挑戰，是要花許多心力和各個部落溝通，「文化雷達要一直開著，因為部落不是出錢就會來，而是需要和他們搏感情，才會建立信任，並從中挖掘重要的文化知識。」

Suming認為音樂節成功的關鍵，在於參與者都擁有文化自信。每年，各大部落皆會盛裝打扮，身著傳統族服組隊前來，「放眼望去就好像聯合國，這樣的文化強度推著音樂節不斷向前，也讓族人更為自己感到驕傲。」在眾人的努力下，都蘭正在悄悄蛻變，Suming仍然始終如一地用音樂守護部落，當一名勇敢承擔文化傳承責任的阿密斯青年。





Ponday 的 原式 cover

2:34 / 5:19



你們會唱歌，我們也會唱歌，我們喜歡的東西，你們也可以喜歡，這就是我們生活中很單純的快樂，大家都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沒有分你我。

2:37 / 5:49

2020年，臺東阿美族青年 Ponay 在 YouTube 發表一系列原住民唱腔的 cover（翻唱）歌曲，穿插族語、傳統歌謠和各種原住民梗，拉近原住民與觀眾的距離，頻道至今累積近 370 萬的觀看次數。

文／陳怡如 攝影／林靜怡 照片提供／Ponay

一臺電子琴、一支麥克風，再加上經典的臥室場景，Ponay在他的YouTube頻道「Ponay的原式cover」中，以原住民式的卡拉OK唱腔、華麗轉音，以及埋藏無數彩蛋的驚奇編曲和原住民梗，重新詮釋大家耳熟能詳的華語流行歌，洗腦程度常讓網友直呼：「每次聽完都不記得原曲怎麼唱了！」

「我小時候聽長輩唱流行歌也是一樣的感想，阿妹是這樣唱的嗎？」Ponay笑著說。32歲的Ponay，來自臺東成功小港部落，頻道成立一年半，累積20多支影片，其中不乏和紀曉君、A-Lin、戴愛玲、Suming等大咖藝人合作。看似專業歌手的表演，其實Ponay的正職是名舞者，從2016年加入布拉瑞揚舞團，於2020年底暫時離開，音樂則是 he 點綴生活的興趣之一。

部落唱腔演繹流行歌曲

媽媽是我的偶像！
唱歌技巧從模仿開始



受到教會影響，Ponay從幼稚園就和修女學習彈鋼琴。雖然練的是古典樂，但他卻是不折不扣的流行音樂迷。「我小時候聽的第一張專輯是藍心湄的《愛我到今生》，我可以抱著收音機聽一整天，但要靜下來彈古典樂，我實在受不了！」Ponay笑談自己的音樂啟蒙之路，雖然鋼琴生涯很快地在小學四年級就畫下句點，但後來又加入國小直笛隊，「我甚至還參加過全臺直笛獨奏大賽！」



POYAY 在
成功小港部落
卡拉OK

Ponay實在太愛唱歌，父親在他10歲生日時，買了一臺卡拉OK機放在家裡，滿足他的唱歌慾，但因怕鄰居抗議，爸爸限制他只能在週末開機。不過Ponay和同樣愛唱歌的妹妹總擋不住卡拉OK機的誘惑，常趁著爸媽平日還沒下班，把作業丟一邊，開機先唱再說，「最後還唱到壞掉！」他大笑著說。

Ponay認為自己的表演細胞，遺傳至曾在藝工隊工作的媽媽，「他是我的偶像，以前我超崇拜他！」在家裡唱卡拉OK時，媽媽常會主動教他和妹妹怎麼唱歌，Ponay的唱歌技巧，就從模仿媽媽開始。

雖然熱愛唱歌，但Ponay從沒想過要走向專業，「對很多原住民來說，音樂是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見得要成為歌手。」喜歡表演的Ponay，高中讀的是戲劇班，大學、研究所則就讀舞蹈系。

勾起部落回憶， 原住民本來就愛唱歌呀！

即使唱歌是生活必需品，但離開部落後，他卻漸漸隱藏自己的好歌喉。Ponay從小學一年級就搬到臺北，加入舞團後才又回到臺東生活，國小到高中幾乎沒有原住民同學。學校頒發原住民獎學金時，常常只有他一人上臺，「全校的人都看著你，發現原來你是原住民。以前我對這件事有

點自卑，雖然不會害怕別人知道我的身分，但心裡明白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就會想把原本的個性藏起來。」Ponay緩緩說出過往不願在別人面前唱歌的原因。

直到大學開學第一週，Ponay認識了班上4位原住民同學，他們在某天下課說要去唱歌，「當下我很驚訝他們怎能那麼自然就說要唱歌，後來我才想起，原住民本來就很愛唱歌呀！以前在部落，大家放假就是去唱歌。」Ponay說道。

從此，Ponay循著部落記憶，大方展現好嗓音。「以前聽部落長輩唱流行歌，我都覺得好特別，他們能把流行歌照自己的方式詮釋，這是最厲害的地方。」Ponay分享他和朋友相聚時，很喜歡用原住民唱腔唱歌，去年一時興起便開YouTube頻道，重現有趣的部落回憶。

種種巧思，傳遞部落真實生活

從選歌、編曲、練習、拍攝，加上後製剪片，製作一支影片需兩到三週。片中處處可見Ponay的巧思，他不僅模仿長輩的唱腔、咬字，還會重整旋律、加詞，並穿插族語、傳統歌謠及原住民梗。像是在搖滾舞曲中加入「吼啞那魯灣」；或是呼應歌詞「你要離開」，便接唱「不然等下媽媽會來叫你『Minokay』（回家）」，既有押韻又生動重現部落孩子貪玩，被媽媽領回家的共同記憶。

有時他也會加入朋友聚會時的遊戲，比如原住民愛飄高音，他就在影片中大玩升Key，最後越唱越高音，歌曲早已失去原貌，頗有惡搞趣味。Ponay笑說：「如果只是躲在房間唱歌，這些東西是玩不出來的，平常要保持心態開放，多體會生活的樂趣。」

影片營造的氛圍，常讓許多都市原青看完直呼：「想要回家！」這給Ponay極大的動力，「在都市沒什麼機會聽到原住民唱歌，我的影片讓他們想到家，主動跟長輩聯絡，或是讓生活有放鬆的出口，能繼續在社會上打拼，這些回應給我很大的鼓勵。」

你玩得盡興，別人就會想一起玩

除了原住民梗，Ponay還想讓大家看到原住民的快樂和幽默，「你們會唱歌，我們也會唱歌，我們喜歡的東西，你們也可以喜歡，這就是我們生活中很單純的快樂，大家都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沒有分你我。」

Ponay的快樂是有感染力的，許多歌手都主動找Ponay合作拍片。像是去年3月Ponay翻唱A-Lin的〈一直走〉，A-Lin本人竟也分享这支影片，並提出合唱的邀約。這是Ponay第一次和歌手合作，前置作業整整準備了一個多月，「當你玩得很歡樂，別人就想跟你一起玩，A-Lin那時沒有活動宣傳，只是單純想回臺東和我玩一下。」

Ponay也和很多部落年輕人共同演出，如利嘉歌謠班、泰武好聲音、臺東馬蘭拉馬亨亨等，「每次合作就又認識一個部落，就算都是阿美族，部落文化還是有差異，希望可以藉此讓大家認識原住民的多元性，而不是想像中的單一。」

Ponay希望能和更多各部落年輕人合作，也期許將來「Ponay的原式cover」能配合各部落祭儀的時間發布影片，讓大眾從認識臺灣社會多彩多姿的原住民文化。



Ponay的原式cover

訂閱



陳世

設計和寫歌一樣，都是從創作表達想法，而我最想打破的刻板印象，就是原住民與圖騰的關聯。

一手做圖騰，一手彈吉他

當歌手時，他大膽將原住民音樂玩出創意；當設計師時，他擺脫原住民圖騰印象，創造當代的視覺語彙。不論在音樂或設計領域，陳世川總能跳脫既往，創造出不一樣的作品。

文／陳怡如 照片提供／打勾勾娛樂有限公司

瀟灑肅殺之氣的《刺客聶隱娘》、青春滿溢的《我的少女時代》、散發熱血氣息的《破風》，很難想像這些風格迥異的電影海報，全都出自平面設計師陳世川之手。

如今提起陳世川，最為人熟知的身分是電影海報設計師，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他則扮演音樂人的角色。不僅寫歌、組團，還曾發行過兩張個人專輯，陳世川一手拿畫筆、一手彈吉他，用創作述說自己的想法。

跟著爸爸玩吉他，打開創作生涯

出生於臺東達魯瑪克部落的陳世川，對繪畫和音樂的啟蒙相當早。他從國小就嶄露繪畫天分，美勞比賽總是拿第一，甚至村長還點名，請他操刀部落裡的壁畫；他也常常跟著從事音響工作的爸爸，跑遍部落紅白場和祭儀，幫忙架器材、牽導線，「有時候一整個下午我都坐在喇叭旁！」陳世川笑說。

他的爸爸愛唱歌，也愛玩樂器，家裡的鐵皮倉庫總是放滿各種樂器和音響器材，那裡簡直就是專屬於陳世川的遊樂園。因為爸爸和哥哥都會彈吉他，陳世川也從小拿著吉他玩，每逢部落或家族聚會，陳世川會聽在一旁聽大人們唱歌、彈吉他，有些旋律就此深印在他的腦海中。

高中因就讀美術班，陳世川離開家鄉到高雄念書。一群男生無聊沒事做，晚上就常聚在宿舍彈吉他、唱歌，陳世川便在那時候開始下筆寫歌；大學考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加入吉他社，因而結識宿舍室友兼社團伙伴Suming。

陳世川與Suming為了賺比賽獎金，合組「艾可菊斯」（Echo G.S.）樂團，取名的緣由是因為在宿舍樓梯間練歌時，回音（Echo）很大，聲音聽起來特別響亮，「菊斯」則是取兩人族名的字母開頭。不論比賽規模大小，艾可菊斯無役不與，也接連得獎，陸續收到許多Live House的邀約，就此開啟了陳世川的表演生涯。

漫遊於音樂和平面設計的創作人



特地請教外婆，一字一句翻譯歌詞

退伍後，陳世川會接一些電影美術設計案，空閒時就寫歌、跑表演。有次，導演樓一安看到他的現場表演，發現他有在做設計，便大膽邀請陳世川為電影《一席之地》設計海報。2009年，陳世川設計的第一張電影海報正式誕生。

隔年，陳世川發行第一張個人專輯，收錄以前的創作歌曲，包含幾首大學寫的母語歌。但魯凱族語難度高，加上過去禁說母語，陳世川其實只會簡單用詞，他記得第一次寫母語歌時，還以土法煉鋼的方式請教外婆，他說一句中文、外婆接著翻一句族語。陳世川有點害羞地說，「但老人家中文不好，一句簡單的話都會翻很久，可能文法還會錯，所以第一首母語歌的創作可說是亂七八糟。」

但陳世川持續練習、成長，他不僅向部落母語老師學族語，還邀請魯凱詩人邱金士擔任翻譯；為了創作，他也重聽古調、尋覓歌謠文本。3年後的第二張專輯，母語歌曲占比更高，陳世川說：「製作這張唱片，有點像是在做田野調查了。」

學習族語，也重新了解身分的意義

這段重新認識語言的過程，也讓他重新了解自己。「過去讀書時，整班只有你一位原住民，難免會想隱藏自己的身分。但是外表掩蓋不了，別人還是把你當原住民，就會產生很多不舒服的互動與對話。」陳世川舉例，有些老師和同學會說，「你是原住民，那你家是騎山豬嗎？」「你的聲音像動力火車，可以唱幾首他們的歌嗎？」諸如此類的刻板印象，總是不斷上演。

「以前年紀小，無法化解這類狀況，只能硬唱，讓自己不快樂，或是拒絕，變成不合群的人。很多問題好像都會被丟回到我們身上，逼得我們只能二選一。」陳世川說道。但藉由音樂創作學習文化的過程，彷彿回應了小時候的回憶，原住民的身分不需要隱藏，而是值得自由探索、尋找根源的寶藏。





陳世川設計《怪胎》、《江湖無難事》電影海報，也是桑布伊《桎梏》專輯封面的操刀者。



陳世川的專輯融合多元曲風，結合原住民音樂、搖滾、藍調及西方民謠，玩出新滋味，也創造新鮮感。陳世川表示，「對我而言，這些都是好玩的實驗，我很喜歡先有想像，再將它實踐出來。」在發行兩張專輯後，設計工作漸上軌道，陳世川決定全心轉往設計發展，僅在閒暇之餘寫歌、彈吉他。

回歸本質， 創造專屬於他的故事

部落不只為他開啟音樂大門，也給予美學養分，「最大的影響，就是用色的直覺。」陳世川解釋，不同於阿美族善於使用奔放鮮豔的明亮色系，魯凱族習慣低調的暗色系。這個慣性反映於他的作品中，像是《刺客聶隱娘》冷冽深沉的暗紅棕色。

除了電影海報，陳世川也設計唱片封面，其中不乏原住民歌手的專輯。陳世川直言，「設計

和寫歌一樣，都是從創作表達想法，而我最想打破的刻板印象，就是原住民與圖騰的關聯。」他認為，圖騰就像是一個部落的標誌，如果一直重複使用圖騰，「這就只是複製，而不是創作。」

不論是為哪個族群設計，都應該要回歸歌手本身的特質，而非強調他所屬的民族。獲得多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歌手獎的桑布伊，發行的3張專輯封面，全由陳世川操刀。「假設只看到他是卑南族歌手，那誰來設計都一樣，唯有呈現他經歷的故事與想法，那才最能打動人。」陳世川說。

就像桑布伊第二張專輯《桎梏》，封面上的桑布伊側著臉、頭上冒出枝幹，完美契合專輯裡充滿生命力、擁抱大自然的意象，此靈活的設計手法獲得金曲獎最佳專輯裝幀設計的入圍肯定。漫遊在音樂和美術領域的陳世川，擁有敏銳的創作直覺，透過不同的媒介述說一則則故事，直搗觀者的心靈深處。

原住民的

物件看現在

音樂正在成為主流！

1990年代後期，臺灣獨立音樂發展蒸蒸日上，獨立樂團與音樂創作迅速增加，玩樂團、參加比賽、在各種音樂祭活動表演，成為許多年輕人的日常與目標。擁有獨特生命經驗與文化涵養的原住民青年，發揮自小培養的深厚唱功及對音樂的熱情，以獨樹一幟的音樂風格，翻轉大眾對原住民族的想像。

文／郭柏均 插圖／林家棟、達志影像

吉他

玩音樂的起點

許多年輕人開始學音樂時，第一個會接觸到的樂器就是吉他。除了彈吉他、刷和弦的動作「看起來很帥」，相較於其他樂器，吉他的價格也讓學生族群容易入手，加上只要學會幾個和弦便能伴奏歌曲，吉他便成為玩音樂的入門款。

青少年除了會花錢買吉他、玩音樂，吉他社在高中、大學也都是熱門社團。許多樂團成立之初，也都是找社團伙伴一起組團喔！



參加音樂比賽

可以賺獎金，也能藉此曝光

因社會發展背景及勞動市場結構轉變等原因，多數原住民家庭經濟狀況相對弱勢，離開家鄉到外地讀書的原住民小孩，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在求學期間大多會打工賺取生活費用。這時候，音樂比賽的得名獎金，恰好成為熱愛唱歌的原住民的首要目標。

像是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的「海洋獨立音樂大賞」競賽，吸引許多初生之犢的樂團參與；許多表演場合如野台開唱、春天吶喊、大港開唱等，都是新生代歌手／樂團曝光、提高知名度的重要音樂盛事。



YouTube

網路力量讓成名不再渺茫

現代年輕人習慣從網路上獲取資訊，YouTube影音平臺也成為創作者分享作品的媒介。不論是音樂創作、才藝表演、旅遊經驗、多元知識等類型，在YouTube通通都看得到。

YouTube近年迅速崛起，創造出新型態的網路社群平臺戰場，也造就YouTuber行業及生態。現在想要出道，不必苦等星探挖掘，也不用四處參加比賽求曝光，只要你的表現夠吸睛，YouTube絕對能讓你一夕爆紅！

族語創作

用我的語言，說自己的故事

不論是從小說族語長大，或是在人生某個階段開始學習說母語，當你對自身的文化具有認同感，將更有動機與能量以自己的語言發聲，說自己的故事。

從原住民族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即有多位原住民歌手以族語創作歌曲，闡述族人的處境；新生代原住民表演者，同樣也試著將母語融入流行歌曲，讓社會更多人聽見原住民族語言的力量。積累已久的音樂能量，終於大放異彩，阿爆在2020年全排灣族母語製作的電音專輯《kinakaian母親的舌頭》，入圍金曲8項大獎，可見我們已漸漸突破語言的藩籬，讓音樂創造跨族群的共感。



淺談 *BLUES* 藍調音樂

藍調音樂是非裔美國人創造的重要樂種，不僅影響爵士樂和搖滾樂等樂種的發展，甚至從臺灣原住民歌手的作品，也能看到藍調音樂的痕跡，如胡德夫的《大武山藍調》、達卡鬧的「拋棄式藍調」風格。帶有憂鬱的藍調音樂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和非洲文化及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又有哪些關聯呢？

文／陳俊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教授） 插圖／林家棟

藍調音樂產生的確切年代與地點眾說紛紜，普遍的說法是出現於19世紀末黑奴解放後的美國南方；其中，被視為孕育藍調的溫床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在此處農田工作的非裔美國人的呼喊聲，揉合歐洲移民帶來的敘事歌與其他音樂，巧妙地結合非洲音樂的元素，形成早期的藍調。

在大環境中反映喜怒哀樂與個人情感

初期的藍調歌手很多為盲人，因眼盲無法勞動維生，只好在商店、酒館、妓院間走唱，隨著1920至1930年代美國音樂工業的崛起，造就家喻戶曉的藍調歌手，例如Blind Lemon Jefferson和Huddie William Ledbetter。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南方非裔美國勞工為尋找工作，移居底特律、紐約和芝加哥等大城市，藍調歌手也同樣遷居到都市。到了都市，他們改變原先以吉他為主要伴奏的形式，加入電子吉他、鼓和鋼琴等樂器，形成都市藍調如R&B（節奏藍調）。為了區別差異，後人多將早期的藍調稱為鄉村藍調。

藍調做為一流行樂種，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商業機制及經濟環境。然而，它受到大眾歡迎，正是因為它能反映芸芸眾生的喜怒哀樂，以及表現文化獨特性，尤其鄉村藍調更常毫不掩飾地表達個人情感。

鄉村藍調歌手常在歌詞中，以第一人稱敘述失戀、雜亂的男女關係、酗酒、嗑藥、種族歧視及死亡等主題，以時而粗獷、時而柔和的聲音半說半唱，或以假音帶出激烈情緒，或是一字多音的低吟，增添惆悵憂鬱。這種戲劇化的表現，對於長期受到種族主義迫害的非裔美國人，以及在都市中掙扎、生活起伏的社會大眾，提供情緒宣洩的管道，因而受到大眾的喜愛。

轉化後創造獨一無二的音樂風格

藍調是一種離散文化的象徵，具有離散文化常見的混雜性，更是非裔美國人的代表樂種之一，它銘刻非洲祖先受迫到美洲大陸的歷史傷痕，以及從鄉村到都市的離鄉惆悵。從藍調可以明顯看出非裔美國人接受歐洲文化的痕跡，例如西方樂器與和聲語言的使用，以及敘事歌形式的影響。他們在吸收這些文化的同時，也將元素轉化並形塑出獨特的風格，像是在西方敘事歌形式的基礎上，非裔美國人將上下兩句的形式擴充，重複上句，形成獨具特色的藍調AAB曲式。

此外，藍調使用西方音階也保留非洲傳統音樂「中立三度」的特色。「中立三度」為介於西方平均律音階的大三度和小三度中間的音程，藍調音樂常將mi、sol、si等音降低半音，當原來的音和降低的音交替出現，形成音程間游離的效果，這種音樂則稱為藍調音。

非洲傳統音樂的啟應式歌唱也應用在鄉村藍調，啟應式歌唱通常由領唱聲部帶出樂句，答唱聲部接著呼應。鄉村藍調雖然以獨唱方式表演，但藍調歌手常將吉他作為第二聲部，用以呼應其吟唱。也就是說，藍調吉他並非只提供單純的和聲支撐，更是一種模擬人聲的應答。

透過藍調音樂，非裔美國人展示如何在強勢文化環伺的夾縫中，轉化傳統文化成為族群象徵，並在傳唱過程串接歷史記憶。略探藍調音樂發展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對於以音樂建立族群認同的臺灣原住民音樂工作者，藍調音樂如此具有啟發性的原因。


本文寫於2021.6.19 黑奴解放紀念日



國家 vs. 部落

淺談私有古物的提報／指定

文／Drangdrang Kaljuvucing 潘顯羊 古物照片提供／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排灣複式胸飾

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訪談，無意間聽到地方政府／團體開始著手私人古物指定的調查工作，該地區已有相關單位與人力從事文物普查，對文物狀況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故希望透過指定私人古物，讓鄉內的文物具有文資身分，獲得更高等級的保存；若獲得文資身分，該地區將申請適切的溫溼度控管典藏櫃，以提供族人保存文物之用。

然而，訪談中有許多指定申請的細節，仍有待釐清。像是推動者（同時是在地族人）與族人一方面欲讓物件獲得良好的保存，另一方面又希望物件的生命能夠在所有權者的生活中延續，而形成兩難的處境。以下擷取數段訪談的對話，進一步說明此兩難的處境。

與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工作

1. 提報 / 指定程序的不確定性

族人：「我今天聽到你們申請私有物的話就不能動。」

工作者：「會，會影響到，就不是原件，是經過加工。」

族人：「蛤？是喔？可是我們還是要穿它」

族人：「這邊有修過，因為我還要穿就要修啊，不會讓它掉落，才能穿出去。但這樣會不會影響鑑定的資格？」

工作者採訪資料（2020.07.10）

有此種情境的疑慮，我認為是基於實務勘查及後續的審議與認定的不確定性所產生。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公告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古物，110筆皆為國有／公有資產，因此實務操作上，原住民族私有古物的提報／指定，仍有賴更多具體經驗補足；尤其後續認定的主管機關、專家學者、該族群參與者，這三方如何組成，又以什麼樣的「標準／價值」認定，都必須更謹慎討論，這些情況造成現今族群私有古物提報／指定的不確定狀態。

關於古物的分級，許多學者（莊蕙華、鄭蓮音、劉怡萍、李建緯）都強調，認定標準的混淆與模糊，需要對價值觀念有更完整的定義與討論。鄭蓮音（2011）更指出，「古物」跟「民俗」之區別，與是否脫離原有生活脈絡有關，但在實際執行時難以斷然分割兩者，而造成認定困難。換句話說，臺灣文化資產的提報／指定分級，還需要更多的實踐與討論，才能找到合適的分類與方式修訂。但考量的標準／價值為何？訪談過程有另一訊息，可讓我們進一步思考。



達悟族男子胸飾

2. 物件不只是物件

「這些衣服都有在穿，曾曾祖母做的，然後曾祖母開始穿，到現在他的孫女都還有在穿，脫線的地方、這段珠珠掉了，就找相似的去填補。」

「因為老人家的觀念是古老傳下來的，那麼美，從那個時代就傳下來，每一代的汗水在上面。」

「可以再製啊！可是這些錢、這些珠珠都找不到，再製也就都不一樣」

「其實這件衣服我們很少穿了，只有在重要祭典穿。你看這個，我的奶奶還有講，這是日治時期的錢幣，繡在上面，日治時期能繡在上面的家戶不多，他們家以前跟日本人往來的次數與財產，就在這件衣服上呈現。」

「如果不穿了的話，vuvu（此語境泛指祖先）回來怎麼知道誰是他的孩子？」

工作者採訪資料（2020.07.10）

《文化資產保護法》第五章第68條指出，「滅失、減損或增加其價值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或變更其類別，並辦理公告。」我們從上述族人的話語思考，其所流露的訊息不僅是針對未脫離文化脈絡的物件擁有文資身分後的保存與使用之焦慮，同時也提供物件價值減損或增加的視野。尤其是時代背景與修補技術所隱含的特殊脈絡，物件之於所有權者已不單純只是物件，而是文化與記憶的傳承，乃至與祖先之間的互動。

[提出 3 點想法，眾人一起集思廣益！]

想法 1：文物普查不等於須提報 / 指定

2016年新版《文化資產保護法》第五章〈古物〉第65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文物普查，2017年文資局便啟動全國性的文物普查工作。文資局表示，普查的成功關鍵在於「適合臺灣環境之文物普查方法」及「具質量的普查人力」資源支持，因此「人力養成」是主要任務，目的是培養清查建檔及未來深入調查的研究能力。

換句話說，文物普查的最終目的不該放在是否成為「古物」，而是「過程」，透過資源盤點以理解整體文物的環境與現有資源的優缺，藉此制定相關策略，讓保存的觀念得以深耕。



排灣族青銅刀

想法 2：異質工作者的共識

延續第一點的人力養成任務及思考「適合臺灣環境之文物普查方法」，我認為不應將養成僅設定在普查人員，而是各方面會接觸到普查工作，或是後續提報／指定分級的人員都應納入。無論是主管機關、專家學者、部落族人或其他人員等，都需要以更開放的心態，面對不同知識體系的碰撞與轉譯，才能討論出適合臺灣環境或原住民族的方式。



泰雅貝珠長衣

想法 3：善用法規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所涉以下事項，其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1.調查、研究、指定、登錄、廢止、變更、管理、維護、修復、再利用及其他本法規定之事項。2.具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但無法依第三條規定類別辦理者之保存事項。」

上述的《文化資產保護法》第一章第13條指出，因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無法依第3條規定之類別辦理者，處理辦法由機關另定之。此法條已為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保護論述開創可突破的關鍵，其衍生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便更加仰賴地方政府、中央機關、專家學者與部落族人的具體操作，實踐與建構出不同角度的文化資產論述。

整體來說，無論是一般的文化資產保護，或是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相關工作，經2016年法條修訂後，已創造出更多論述與實踐的空間。接下來，我們需要長期實踐／實驗，保持更多彈性可變動的執行方式，不再奉某些特定的標準或話術為圭臬，才能凝聚出更適切的文化資產保護共識與新方法。

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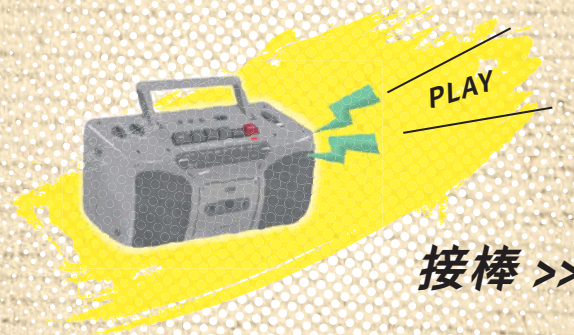
- 李建緯（2020）。〈臺灣古物分級制度發展之反思－從《文化資產保護法》談古物分級的進展〉。《文化資產保存學刊》54：97-115。臺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李建緯（2021）。〈臺灣古物分級制度之反思（下）－國有文物暫行分級現況分析〉。《文化資產保護學刊》55：7-27。臺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莊蕙華（2009）。〈有多珍貴？古物類文化資產分級指定淺析〉。《檔案季刊》8(1)：56-69。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 劉怡蘋（2014）。〈價值、時間、抉擇、理論：布朗帝的修物哲學與我國《文資法》中「古物」的分類問題〉。《南藝學報》8：127-156。臺南市：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 鄭蓮音（2011）。〈解與結－博物館藏品古物分級與財產登錄〉。《博物館學季刊》25(4)：17-27。臺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家文化資產網
原住民族文資專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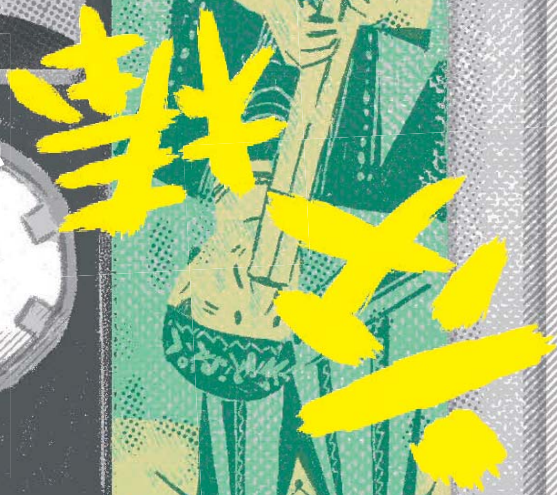


全國文物普查及
暫行分級資訊網





我的聲音你聽得見



Wajalew ang dasun ta uljingga

pasera! ita! leased